

◆儿女情长

## 想喂母亲一颗话梅

胡 铭

那一年，我九岁。高烧不退，浑身滚烫滚烫的，母亲带我到医院打针、吃药，一天下来，我还是四肢乏力，没有胃口，连饭都咽不下去。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皱着眉，板着脸，嘴里还不停地哼着。母亲不时抚摸我的额头，凑到我耳边小声问：“铭儿，你想吃什么？”我犹豫了一下，蹦出两个字：“话梅。”其实我也就随口说说而已，毕竟时间太晚，到哪去买呢？而且家里穷，除粗茶淡饭外啥都没有，话梅可以称得上是奢侈品。

说完，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听见关门的声音，只见母亲反手掩上门，走了出去。

我们居住的是座老屋，中间有个天井。我听到了倾盆大雨的声音，听到了大雨敲击院内杂物的哗哗响声。开了门，见瘦弱的母亲在风雨中双手撑着伞，疾步前行，一道闪电划过，她颤抖了一下。母亲是位老师，生性胆小，一个人不敢走黑路，但此时，她似乎忘记了外面有风有雨有黑暗。

那个年代，夜晚购物极不方便。全市只有一家日夜商店，位于闹市区，门面宽敞，有个颇有意境的名字：“月伴堂”。我家离此店比较远，来回步行，得需要一个小时。

“买来了，买来了！”还没有进门，母亲激动的声音便冲到我的耳边。尽管有伞，母亲还是淋得透湿，裤脚卷得老高老高的，可护在胸前的一大包话梅却干燥燥的。

母亲将一粒粒话梅轻轻喂入我的口中，虽然这不是退烧药，却让我来了精神。我咀嚼着，品味着，话梅真好吃，浸润着母亲的的味道。那一晚，我吃了不少，吃下的不仅仅是话梅，也可能是全家第二天的生活费。我让母亲也吃一点，她笑着摇摇头，说不喜欢吃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一直钟爱话梅，走在街上一旦看见那颗粒饱满的梅子，即便不买，也会不经意地多望几眼。

其实母亲也吃话梅，最喜欢那种溜溜梅。母亲在吃喝方面很讲究，达到挑剔的程度，水果中只吃桔子和荔枝，喜欢的零食也就是少得可怜的那几种，其中就有话梅。母亲一向不在乎食物的优劣和价格的高低，只要对胃口就行。现在她老了，牙齿掉了，腮也瘪了，但吃话梅时，还是一副满足与快乐的模样。

我在写下此文时，母亲正重病卧床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进食。我守在她的旁边，静静地看她，好想为她喂一颗话梅。

◆舌边闲话

我要说的“香菜”不是芫荽，而是一种腌菜，也可以说是咸菜，但比咸菜的制作要复杂一些，卖出的价格要高一些。

香菜制作多在小雪过后。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农人们早饭后去了自家的菜地，将大白菜（最好是高杆白菜）一棵棵铲了，再一担担挑回家，堆在门口水塘边的跳板边，用抹布、毛刷将菜里的泥土、粪渣等一点点清洗干净，将枯黄的菜叶掰下来扔掉。洗干净的大白菜一棵棵晾晒在竹垫或塑料薄膜上，有时连门前晾衣的竹杆、绳索上也晒满了。大人们忙好这些便下地干别的农活了，留下老人或孩子在门口看着，主要是防止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牛、羊等牲畜来糟蹋。虽说是冬天，但正午的太阳还比较温暖，到下午的时候，菜便晒得水干叶枯了。待到太阳西沉，老人和孩子们便早早地将大白菜收回来，堆放在家里的桌子、竹床上。晚饭后，主妇拿着菜刀将一片片白菜切成细丝，用篮子或窝匾盛了。也有的人家将菜心分拣出来，集中存放，单独腌制。

经过几个大太阳的烤晒，菜丝被晒至皮条干时，再拌少许食盐，轻轻揉搓，直到汁水涌出时，再晾晒一二天后，用熟香油、五香粉、生姜米、熟芝麻拌匀，装入小罐，面封蒜泥，扎好罐口封存。最多10天，腌白菜就回味了，掏出一

◆安庆传说

## 王晓陆与“夫妻观灯”

查名松

时你头脑发达，才思敏捷，你说怎么办？晓陆转脸看着丁老六，老六见状忙点头称是。晓陆于是借机说：我反复思考只有再写一本关于我的戏，唱起来才能消除影响，你们看可行？丁老六听了虽然觉得有理，但写剧本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于是叹息道：法子虽好，但如何又能写出适合你的戏呀？晓陆听后非常高兴，双手作揖对丁老六说，谢谢兄长，我来做，给我半个月时间，我会给你提供好的剧本素材。

话说晓陆虽然读书不多，但脑子灵活，办事执着，从次日起，他就留心身边生活，关注大家喜闻乐见又开心参与的事。在初七至正月十四的八天时间里，晓陆虽然处处用心观察，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题材，急得坐立不安，十分着急。转眼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因为要去看花灯便早早放了鞭炮，刚吃完饭，隔壁三

弟“金贵”了许多，平时舍不得拿出来，一般都是在逢年过节时待客用。只有比较得宠的孩子，才能乘势撒泼，逼父母弄出点香菜来，堆在饭头上面，捧着碗满村地转，在其他孩子们面前炫耀。

旧时的每年春节，村里家家户户大饭桌上都会摆几样食品，豆糖、水果、瓜子等，但都不会少了一碟香菜，亲戚、客人进门时先说上几句拜年的吉利话，主人便热情地请来客坐下，泡茶、续水，满桌的糖果点心客人并不在意，常会拿起筷子夹几根香菜品尝，并且与他吃过的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赵六等家的香菜进行比较。谁家的香菜没晒干，有水腐味儿；谁家的香菜太晒老了，嚼不动，还绊牙齿；谁家的香菜太咸了，谁家的香菜太淡了，谁家的香菜佐料放多了……经过十几年的比较，前村谭奶奶家的香菜一直是全村人公认的味道最美的香菜，许多人都惦记着呢。这不，每年正月，几乎全村的人都要去她家拜年，目的就是要尝尝香菜。

现在，城里虽然一年四季都有人卖香菜，但不是晒得太干，就是太辣太咸，很难买到适合自己口味的。只有家里腌的香菜，不咸不淡，香辣适当。有时城里人来了，送一小瓶给他，来年若是在城里遇见了，他会惊喜地说：“你家的香菜真好吃！”原来，他一直惦记着呢。

奶奶便来到门口说：“晓陆啊，元宵元宵，你怎么还没有‘销’完呀！每年都是你带我们去闹花灯，现在你怎么还在家里呀！”晓陆连忙回答：“三奶奶等会儿，我马上就来，像以前一样我带你们去看灯。”一会儿王晓陆便与丁氏一起出门，带上三奶奶和众邻居上街看花灯。来到街口，只见出花灯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男女老少，人粘人，人挤人，几对小夫妻，男的把头伸得老高，女的挤得哇哇叫。他带去观灯的邻居，早就挤散，在拥挤的街道上七零八落。王晓陆心里猛然一亮，这不就是最好的题材吗？于是他用心观灯，细心观看场景，一本小戏就这样被王晓陆找到题材。他将题材讲给丁老六听，最后编成小戏《夫妻观灯》，又一次让王晓陆红遍大江南北。



漫画 解欣欣 作

